



南通老照片

南通华美照相馆摄大生一厂陈钧等三人合影,1947年

海陵旧话

《粮赋收据》:
见证苏中如泰区“扶贫免税”政策

□彭伟

1941年5月,苏中区行政公署成立,主任管文蔚,副主任季方。苏中区行政公署前前后后共设有六个行政区专员公署。苏中一专署下辖江都、邗东、高邮等地;苏中二专署下辖兴化、东台、泰东、兴东等地;苏中三专署下辖泰兴、如西(今如皋)、紫石(今海安)、泰县等地;苏中四专署下辖南通、如皋(今如东)、海门、启东等地;苏中五专署下辖丹阳、镇江、扬中等地;苏中六专署在如皋黄家市成立,下辖沙洲、常熟、无锡等县抗日民主政府。

在苏中区境内,抗日民主政府实施“扶贫免税”政策,帮助广大农民渡过难关,迎来生活的转机。据《扬泰解放区财经简史》记载:1941年,苏中区行政公署开展减租减息活动,后又实行粮赋并征,减免优惠政策。后来如第二行政区推出:主力部队之军人家属及荣军、烈属,一律对折优待;耕地面积不足以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生活而又无其他收入(人均不足八分地)者免征等等。

除去苏中二专署,苏中三专署也实施过“扶贫免税”政策。笔者见有三份相关收据实物,就是佐证。

第一份是1942年《泰兴县粮赋收据》,内容如下:

刀鲚和子鲚的关系

□管劲丞

那时正当元宵左右,请酒供客多把刀鱼视为贵重的一盘。清明节时候,出产已多,价钱已下,可是为了习惯,上坟祭祖总得有刀鱼,价格又在求过于供的短期情况下提高一些。一过清明刀鱼快罢市了,据说它的骨头已经变硬,口味也不如以前了,其实是鱼价贱了,人又多吃了几回,物既不稀罕,习惯动脑筋换口味的人当然不以为贵了。

刀鱼罢市后,接着是子鲚鱼上市,子鲚鱼即凤尾鱼,远比刀鱼小而

市委书记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,又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、国家对外经济总局副局长、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等职。根据中的春明乡属泰兴县城黄区管辖。查阅《泰兴县志》城黄区位于县中部偏北,靠近黄桥、如皋(时为如西)。因此春明乡时属苏中三专署。

三张红色纸品,展现出苏中三专署的马仁贵(农民家庭)的脱贫之路。1942年,抗战进入胶着状态。苏中农民生活十分艰难。原本马家当缴田赋17斤、公粮13斤,本应合计纳粮30斤,实际纳粮只有17斤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经过仔细观察,笔者在1942年《泰兴县粮赋收据》右侧空白处写有三个字“贫免征”——因为马仁贵家贫,免缴公粮13斤,只要上缴田赋17斤。这说明,苏中三专署的地方官员,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,推行合情合理的“扶贫免税”政策。1943年《泰兴县公粮收据》显示,马家公粮一分未免,说明家境已有转变,至少不再是贫困户了。1944年,马家还略有富余,才有能力获得《推收过户官印单》,在苏中解放区内,合法购入不足一亩的田地。

从免税到购地,从贫穷到资产增加,马仁贵家的发展史,充分彰显出抗日民主政府政策的优越性。

形状全同,志书上也认为它是鲚鱼,因为它们都怀着一肚皮的鱼子,别称为子鲚。南通人口头把鲚字读别了音,把“子鲚”鱼说成“子切鱼”,至于凤尾鱼,倒是吃了凤尾鱼罐头才叫起来的。

刀鲚和子鲚之间最不同的是,前者完全雄鱼,后者完全雌鱼,为此,我们不妨论定,鲚应该包括刀鲚、子鲚,而刀鲚为雄鲚,子鲚为雌鲚,这在《辞海》之类的辞书中都没有作很好的区别,把它说清楚。

轶闻掌故

“一柏先生”范贞仪(下)

□徐继康

范贞仪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学业,为他们倾注了毕生心血,她请来老师,严加教视,她自己更是篝灯督课,亲执爨丝。高漠回忆说:

每自塾中归,环列坐侧,所读经史历历为吾辈讲诵,朝夕馆课,必亲手披阅,稍有可观,则喜动颜色曰:“予一生辛苦所以为尔曹者,庶几其望乎!”否则愀然自责曰:“岂予膏火之不给与,抑予慰劳之不周?”婉言饮泣,甚于捶楚矣。遇前辈老成慰问,宴会时必使出居坐隅以领益,间令予叔侄辈拈笔墨各言志,苟为前輩所许,则喜。

在范贞仪的督教之下,高家子弟个个都很有出息,成为当地有名的文士,正如《如皋县志》所记载:“皆入黉序,登仕籍。”那几位小叔:高绮,任浙江定海县巡司,范贞仪还帮他娶了一个好媳妇,乃如皋翰林胡香山之女;高綸,聪慧绝人,姜任修太史很欣赏他,聘朱式屏之女,可惜早亡;高漠,就是文园诗侣高雨船,诗名远播,娶妻冒仕可之女;小姑娘,能诗词,适通州进士马淮之弟马澄。范贞仪自己的三个儿子:长子高楷,才华过人,娶瑞州知府范大成的孙女,早卒;次子高桐,娶海塘同知范绍堂之女,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通州举人徐锡爵;幼子高椿,也就是高云庄,诗文品行名著于时。高云庄的五个儿子,高原、高峻、高馨、高墉、高衢,俱游庠序,个个才华出众。

高家没有衰落,反而蒸蒸日上,这一切与其说是高家的余荫,倒不如说是范贞仪的坚韧所致。她的不懈与认真,让再艰辛的生活也有了诗意的光辉。

不管生活是如何的冰冷,诗始终是范贞仪心里的一团火,“从米盐针线之余,一鸣其孤鸾寡鹄之音”,她因事感怀,总把生活翻译成诗。她看到诸叔与孩子们学习有所进步,非常高兴“陶分禹寸君须省,莫负春风二月初”,这是其喜;高结婚,她欣慰地说“薄产遗书持护在,好调锦瑟度华年”,这是其乐;九月九日,丈夫忌日,她情绪迷离“遍插茱萸句忘,最伤心日是重阳”,这是其哀;她带着家人去省墓,望着野草孤舟,凄清长吟“冢中人隔烟霞冷,闺里愁催发秋”,这是其愁。

生活也会洒进一些阳光,范贞仪其实是个性格开朗的人,她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与知心亲友相聚。衡阳的堂婶杨恭人(高清的妻子)每次来访,她都特别高兴,不是赋之以诗,就是填之以词。高清与高攀归宁,便领着她们在绿雪山房到处看,翻阅先人手迹,一起回忆昔日的时光,剪裁旧影入诗篇。闺蜜好友姜宜送来兰花,真是开心极了,且填一阙《贺新郎》,记下那一瓣清香。

但这样的开心实在太少了,范贞仪的日子就是由愁编织而成的。生活困顿,日常劳累,这些都算不了什么,只是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接二连三的远去,这让范贞仪最不能接受。自她嫁入高家以来,十余年中,亲人一个接一个而去,特别是雍正七年,庶姑先去世,到了五月初五那一天,年尚未弱冠的长子高楷又离她而去。丈夫去世于重阳,长子卒于端午,范贞仪自谓生不逢辰,到了此时,她再也控制不住,和泪濡墨,伤心欲绝,成《鹤踏花翻》一阙:

楚竹书完,湘江洗遍,也应未尽柔肠叠。怪他度厄,空言续命虚传,人间何事称佳节?重阳既微断鸿声,寂寞又逆啼鹤血。恨结,地老天荒难灭,可怜竟作如斯别。每到紫艳茱萸,绿肥蒲草,瘦骨容成铁。悠悠梦冷已经年,时时心碎何由说。

字字出肺腑,句句断肝肠。可以这么说,范贞仪的诗,多是血泪的

凝结,凄断令人不忍卒读。

乾隆五年(1740),身体非常羸弱的范贞仪终于倒下了,临终前,她吟《绝命词》一首:“疾病缠身已再春,稜稜瘦骨半非人。悬崖撒手吾诚愿,谁补孤儿未了因。”卒时,年仅五十一岁。她这一辈子集蓼抱痛,含辛茹苦,临终犹耿耿不忘,闻者无不唏嘘。

范贞仪以嫂比母,以母代父,她的德行,无人不感叹敬服,邑中称为“节孝完人”。她去世后,被建坊旌表,并由江大锐撰传,生平事迹入《如皋县志》。

范贞仪平日所作诗篇,仅是坐诵吟而已,一吟而罢,从不记之笔墨。小叔与孩子们请她留稿,范贞仪则慨然曰:“笔墨非妇人事,吾之所吟,皆愁从中眼泪耳,奚用稿为?”高家子弟只好耳听默识,记在心头。直到乾隆三十二年(1767),她的幼子高椿,决定把母亲的诗词付梓印行,计诗四十首、词四十二首,名曰《愁丛集》(乾隆三十二年江宁杜遵义刻,绿雪山房刻本,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,2007年天津国拍今古斋曾经拍过一本),并请王国栋、史鸣皋、高继祖、高漠作序。此外又有锺禄、廉堂、邵嗣桂、李仲白、徐铨、徐观政、张井、梁念祖、恒豫、梁达榜、沈山渔等人为之题词,他们对范贞仪的诗词予以极高的评价。史鸣皋在序中云:

一篇之中,幽愁忧思,缠绵悱恻,其屈子之骚欤?至其拮据卒窘以抚诸藐孤,绸缪风雨,以御外侮,予音哓哓,则又《鵞鴨》之遗。然则是集也,非织绵咏絮,竞名闻秀已也,以忧虞而身济多难,卒能福祚而昌后嗣,比诸孤忠硕辅,殆将兼之。

史鸣皋认为范贞仪的诗,绝非那些吟风弄月、织绵咏絮的闺秀诗可比,诗就是她的生活实录,是她生命燃烧的吟唱。王国栋说他每一次吟诵《愁丛集》,便“觉有风雨青燐飘萧闪烁于毫楮间,作者之愁从于斯,而读者之愁,有不觉触绪而纷来者”。

范贞仪的诗词,不仅被汪之珩《东皋诗存》以及《高氏家乘》收录,清代即入选《香齋集选存》《国朝女史诗合钞》《词林正韵》《小檀栢室闺秀词钞》等著作,近时又被《清代闺秀集从刊》《中华才女妙词》所收录,可以说流传颇广,影响深远。

第一个称范贞仪为先生者,不是别人,正是高攀的堂弟,也就是高清的儿子高继祖,他在《长嫂一柏先生愁丛集诗序》开篇即写道:“吾嫂一柏先生,予先伯赞两府君之冢媳,先佩兰同堂大兄之元配也。予称先生何也?予嫂嗜学善属文,予尝侍教焉。”高继祖十五岁时,父亲在衡阳知县任上去世,他与母亲千里扶榇归里,囊橐中除琴书之外,一无余物,年纪轻轻以饥躯奔走在燕山、上党之间,六年后方才回到家乡,母亲杨恭人以范贞仪才高德勋,让他拜这位堂嫂为师。所以高继祖假寓绿雪山房,朝夕得范贞仪之教,学问日进,后来他授睢宁主簿,任盱眙县丞,署天长县令,成为被后人称颂的一代循吏。高继祖认为“弟侄辈皆克成立,诸侄孙秀发,人文蔚起,馨等已补博士弟子员,岂非我一柏先生教育之功,而节孝之报远哉!”

范贞仪字芳筠,号一柏,关于“一柏”之号的由来,乃是昔日范家春草池侧有古柏一章,相传为宋时物,后为邻庙香火所燬而枯,范贞仪的爷爷范是式手补一树,没有多长时间,就长得非常茂盛了,引用《如皋县志》介绍范覃《春草轩诗钞》里的一句原文:“复郁然苍翠云。”

高家不就是那棵燬而枯的古柏吗?在范贞仪苦心培育下,很快又郁然苍翠了。